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五五號
報價每份邊幣 元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部隊學校工廠及區一級以上幹部訂閱外，目前更應廣泛發展貧僱農及一切基本群眾與村農會自願訂閱報紙，更設法加強農村發行工作。（二）本年訂報紙者，均將到期，明年新行即需預算，故請各縣郵政局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總份數從速寄來以便寄發。（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價照舊）希一併寄付，以結手續。（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照來（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機關、訂閱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動時，務必先通知本社並與當地郵局取得經常聯系。

不另通知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二十七日

軍區司令部 邊區行政公署 關於動員軍勤的聯合佈告

（本報訊）軍區、行署頃發出關於動員軍勤的聯合佈告，除印發張貼外，並將交本報發表，來函中特別提到：偏僻小村貼不到佈告的地方，各土地改革工作團和農會團委會要將此佈告向該等村莊群眾宣讀，進行討論，把佈告中所有的規定，使群眾了解與掌握，真正成為群眾自己的東西。茲將佈告全文列後：

晉綏軍區司令部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聯合佈告

軍區和行署幾次規定了動員軍勤和招待過往人員的辦法，不准亂用人力物力，叫農民必須發力量與生產，才能長期支援前線，保證軍民一心，打倒地主頭子蔣介石。今年因為天下大半年成，要農民救死，就要更加節省民力才好。但是現在還有些人亂用軍勤，到村要亂住，亂要好吃的，甚至打罵群眾，打罵兵站人員。這種事情，一定要徹底取消。特再宣佈幾項規定，全體軍民都要嚴格執行。

一、給前方部隊送糧、抬擔架、送傷病員、被服等軍需品，轉運不能走路的傷病員，護送烈士靈柩等事，只有有軍勤動員權的，才能用民工和牲畜，要按照規定的站口換，不准強迫打過站，要牲口要按有牛用牛，有驢用驢，不准挑揀，不准騎牲口過站，不准打牲口跑。

二、指引道、探道路、引路、送信（作戰地區的引路送信除外）、挑水、燒柴、黑夜照東西等事，不管什麼機關，不管什麼人，都不准用軍勤。

三、在兵站線上，和有招待站的大路上，過往的人員、牲口，都要到兵站或招待站去住，不准到村裏找群眾打麻煩。在兵站和招待站都要遵守規矩，要愛護公物，住房子、用牲口，都要聽從分配，特別是吃飯，要按照供給標準辦，不准亂要亂吃。兵站人員也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招待好過往人員，吃飯、住房子，盡量招待，特別是對軍傷病員的食物方面，在可能條件下，應該照顧，不能依靠有權，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如果兵站人員發生不負責任的事情，當地政府和群眾有權監督和糾正，過往人員也應向上級報告以便處理。

四、偏僻的地方，住到群眾家裏時，要和群眾一樣的生活，什麼吃食方便，就吃什麼，不准另外挑揀，不准點名要吃什麼，如果需要好吃的東西，要按規定給錢或菜金，不准挑揀和貪污，不准[illegible]。

五、動員軍勤的手續，軍隊要團以上的司令部或政治部開出軍勤動員證，地方要縣以上的政府開出軍勤動員證，大批動員軍勤時，要經過縣以上政府批准，才能介紹區村政府動員。零散的勞動和傷病員用軍勤時，要經過村主任批准動員，（有兵站的地方，要經過兵站動員。）軍勤動員證要寫明：使用軍勤的起止地點、要用幾個人、幾個牲口、什麼用途，送多少東西，還要限定時間，按期作廢。

六、一切外出人員，和過往部隊的傷病員，都要開通行證，寫明：人數、姓名、那個機關、去的地點、往那裏、發了幾天的糧票菜金、每天多少，開好限定時間，按期作廢。

七、各機關部隊領導人，要經常好好教育全體人員，使每個人遵守紀律，違犯紀律的，要立刻處分。如果負責人不按規定辦理，或對下級放縱包庇，除處分當事人以外，對負責人也要分別處理。

八、群眾和各地兵站，有權管教不守規矩的人。軍勤是為了打敵人，是群眾自己的事情，同志們應該把軍勤辦好，要盡到好好招待。但是對於那些不守規矩、故意搗亂的人，大家都有權管教，土地改革工作團、農會，應該告訴各級政府和農會，組織和領導民兵，監督過往人員，干涉搗亂的人。遇到不帶軍勤動員證亂動員軍勤的，不到兵站和招待站去住，不帶通行證，亂住，亂吃；不按規定給錢票菜金，遇到這種搗亂的人，群眾和兵站，都有權盤查、批評、糾正。如有打罵群眾、打罵兵站人員，不服勸阻時，有權立即把他扣押起來，送交附近的政府或部隊處理。如有不服群眾教育，要加倍辦罪。各交通線駐地機關和部隊，都有責任協助各村群眾和兵站，監督過往人員，執行紀律，維持秩序，對搗亂的人，要協助群眾和兵站扣押，交群眾處理。

此佈！

軍區司令員 賀龍
政治委員 李井泉
副司令員 周士第
行署代主任 武新宇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

貧農郭四顆被害冤仇未雪清
罪犯張祝三等尚未懲辦
代理縣長王士道是何居心？爲甚堅決包庇張逆？
應即把他的縣長帽子脫掉，交人民嚴格審處！

（本報訊）汾西貧雇農郭四顆被地主孟文華、[illegible]及其狗腿子要富戲，勾結工作組長張祝三，於四月十四日殺害，這是村反封建先鋒戰士貧農郭四顆的滔天血案，已誌九月十日本報。[illegible]孟文華、要富戲兩犯已在九月六日經張家坪群眾[illegible]。但在處理郭四顆命案時，代理縣長王士道，卻採取了一貫的包庇態度，縣委及分區工作團亦未能重視此事的嚴重性，直到本月五、六兩日在三交區運動大會上，由於分社記者的推動，始將張祝三的問題提出討論，決定將張祝三直接交群眾在追悼死難者郭四顆大會上處理時，仍然是不堅決不徹底。

張祝三是反革命份子 王士道憑空說沒啥問題

張祝三是洪洞縣上安子人，據說是中農成份，據最近研究可能是富農，在臨汾第六中學畢業，三八、三九、四〇年在當地聯聯區任小學教師，擔任勝利區「[illegible]村」書記等職，他交往的人，多係舊閻黨三青團份子，是一個政治面目極不清白的人。四二年七、八月間，該地爲我所放，張某即投機混入政府工作，曾任過區抗聯、民政助理員、副區長、縣府科員。今年二月和現任代理縣長王士道一同由洪洞縣調來汾西，當時介紹信上已經註明有「三青團」字樣，但王士道一直隱瞞，說是「得力幹部」，便往民政科安插，九地委分配他的工作時，王士道卻包庇張祝三的政治面目，再三說：「沒啥問題」，且在地委及縣上吹噓張如何能幹。張祝三擔任三區工作組長後，即幹出這一滔天罪行。

請看郭四顆被害經過 張祝三的面目全部暴露

三月三日張祝三由白衣村到了張家坪，住在要增寶家中，要即叫他的兒子[illegible]（[illegible]，曾任閻偽軍[illegible]員）殷勤招待。張即拉到一起。三月六日，孟文華、要增寶、要富戲及其狗腿子要文科等，佈置陷害郭四顆。孟文華叫要富戲揑造了一篇「冤情」，仍住要增寶家中。劉金顏同張說：「四顆你還沒有好話，你可不要相信」，並向他一「訴苦」，誣衊四顆，張均相信不疑。此時張祝三又準備介紹劉金顏到[illegible]（劉已二十九歲），並給撥了一石五斗，花五斤。同時，孟文華也在張祝三面前捏造了一串「罪狀」，提出「郭四顆不死總是大害」。四月十二日晚，張祝三[illegible]，並且自[illegible]劉金顏如何向郭「訴苦」。十三日，在地主封建統治主持下，開了兩次大會，張聽了地主的「告狀」，並宣佈十四日召開「鬥爭大會」，[illegible]當「主席」，到會的人大多爲封建集團的爪牙嘍囉而來。大會開始，張祝三會[illegible]分區某同志勸阻鬥爭四顆的傷，但張竟不理睬，說：「縣長專員也擋不住「群眾」的事。」給地主們撐起膽來，孟文華手持提棒，向四顆連打帶罵，在張祝三的[illegible]下，郭四顆被這一群地主惡霸用棍棒亂石打死在河灘上。（編者按：這一段經過情形，已誌九月十日本報，茲再轉載，一來使讀者看起來眉目清楚，二來給和好戲反革命份子站在一道的王士道之流看看，張祝三的問題難道還不明白嗎？究竟你們有什麼法寶能包庇住了）

縣委未重視這一血案 王士道再次庇護張祝三

郭四顆被害後，四月下旬縣區幹部會上，部份熟悉四顆的同志，便揭發的提出四顆是個根本忠實的窮人，[illegible]地主惡霸開火先後打死了，而張祝三卻作無聊的辯護，向當時開會僅只做了「待查」二字的結論（編者按：當時縣領導人是誰？[illegible]你的[illegible]表現，到底是站在地主惡霸的[illegible]）。縣長郭英賢（孟文華的姐夫）在會上[illegible]，[illegible]在中，將地主惡霸[illegible]郭四顆[illegible]，結束未加分析，[illegible]縣上，[illegible]。縣委第一次研究此事件時，[illegible]了爭論，一種意見是[illegible]，應立即扣捕，一種意見是群眾對地主階級的仇恨未提高（編者按：這是地主殺死群眾的[illegible]）收集的材料還不完全（編者按：[illegible]貧農的大冤案還不是完全的材料嗎？）故不主張立即扣捕，[illegible]決定[illegible]，這樣[illegible]張祝三不但未給予處分，[illegible]反而又[illegible]任縣府教科員。八月上旬，[illegible]指示，要張祝三在一[illegible]內徹底反省，（編者按：這本不是反省的問題）[illegible]

[illegible]

岢嵐馬跑泉 宋家溝農代大會

審查舊幹部解散村公所

授權農會臨時委員會代行職權

（岢嵐訊）一區馬跑泉行政村於十一月十一日召開代表會議，該村所屬八個自然村，到會三十三個代表，會議進行了三天，民主選出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並解散村公所，由農會臨委會代行村公所職權。第一天根據受過封建剝削壓迫、堅決鬥爭地主等條件審查代表資格，官地自然村中農王補玉（曾任農會幹部）談了他的歷史以後，主席團為了更發揚民主，讓他暫時離開會場。大家在討論中提出他招的富農老婆，並有四十多垧地，因此對鬥爭地主不堅決，對平分土地不滿意，他當農會幹事時自私、不民主，大家一致認為不夠代表資格，也不能參加農會。各代表經過一一審查後，有六個被取消代表資格。各代表在報告自己歷史時都自然地訴了苦，揭露地主階級的罪惡。代表王二子訴他過去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向地主借個土窯子住，但地主是今天圈牛呀，明天騾驢呀，逼的沒法子，只好用八元錢到官路跟前買塊地打下窯子，地主李保孩就說咱的墳了官路，沒法子，只好請人家吃了一頓飯，把賺的幾個錢就全花完了。代表張石成說：舊社會咱沒有塊站腳地，我母親死了沒埋處，埋在北方溝地主白明元地邊的一個小墳裏，人家不答應，衆人說合每年給出兩元銀錢。代表梁立英說：「我父親手上，租人家地，揭人家債，加五行利，給不了，利上加利，每年打的糧食全叫地主拿走，受上一年沒吃的，到我二十歲上，地主楊科說：『糧食除過土，牲畜除過狗，什麼也要！』結果把我們全部家產都要走，到如今我還是要飯甚沒甚！」經過訴苦啓發，代表們階級覺悟大大提高。第二天各自然村貧農團報告組織貧農團經過及鬥爭地主的經驗，學習「告農民書」。第三天民主選出楊星祥等十一人為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委員。接着審查村公所全體人員，第一個被審查的是現任村長閻海紅，他一貫包庇地主，地主段長命是他小舅子，在他家窩藏大小包袱四個，內僅各色綢緞就有十六丈八尺、白洋一百五十元。今春土地改革時他偏行給地主段長命訂成中農，還分給坪地一垧、塔地二垧、坡地八垧，春耕時還貸給麥四斗。中農郭厚拴在劉家墳有一苗柳樹去年二月砍倒，剛栽下了，地主段喜（是閻海紅的妻大爺）說樹頭是他家的，砍了他的柳樹，要打官司，並威脅郭厚拴：「村上區上都有我的女婿哩！」後在閻海紅撐腰下，硬把郭厚拴的二畝地和柳樹強霸去，又在租中，閻某讓給地主段喜分地四垧，今春土地改革又分一垧，春耕時又貸給段麥八斗。破產地主段貴女三兒段心寬是流氓惡霸，今年二月因強姦貧農張金紅的女人未遂，他就拳打腳踢，結果女人肚腹受傷出血很多，二十多天不能動彈。張金紅告到閻海紅名下，閻反罵張妻是「灰人」，并替地主撐腰說：「他還在你家嚷，就由他罷！」去年春組，他向中農呂貴林奪回地五垧，分給地主段賈女，又把公積米二百斤借給官地地主段賈女，又把公積米二百斤給貧農貸款貸分了四垧。去年又賣出時只垧），滿貴揭出意見，他說：「你揪了糧一，不難摺下！」拿糧貨價他又貸給地主段昌命，滿貴說：「我們窮人沒辦法甚不給借了」閻海紅就說他：「破壞團體」，最後由滿貴賠了幾才完事。閻海紅利用幹部地位，前後霸取坪地十垧、塔地四垧，是該村好地最多的一家。馬跑泉代表雷富根據後氣憤的提議說：「揚上讓民兵把他扣起來，撤職交各村群衆處理。」第二名被審查的是中隊長李福喜（富農）他把地主這習惡提長為農會幹事，今春土地改革中，把七戶貧苦農民訂成上二流子，不給分果實，他妹夫王金金自己把牛賣了，他反分給牛一條。又包庇鳳縣富農奧有關在他村往下，並訂成中農。今春土地改革中他竊取霸佔坪地一垧、正房三間，民國二十九年他貪污軍糧一百二十斤圓，和他除借進軍衆的十八套衣服及十八隻羊的羊價和羊皮。代表們一致決定把他撤職交官地群衆處理。會把周聯文（滿去是富農）、通訊員段錦升（破產地主）也一同清出。大會通過解散村公所，由農會臨時委員會代理村政職權。（吳江華、王登山）

（岢嵐訊）一區宋家溝行政村十日召開農民代表大會，選舉臨時農會委員會，審查舊幹部，並解散了舊村公所，授權農會臨委會代行村公所行使職權。各自然村四十個代表（貧農三十七人、中農三人），在審查代表成份中，查出化形地主張引存在他家隱匿財物，當場罷撤村長，因立即把他趕出會場，並要他退出分到的果實。代表們三番檢討說：「像宋家溝組織貧農團，沒有好好審查，結果混入了化形地主，咱們可要好好注意團！」審查舊幹部中，各代表提出指導員王毛有自私自利。代表王三后說：「富農大箇檢從坨台村撒完，留下的土地，好的都是他和自己親友種了，窮人種出糧不上！」田金輔指出他幾年不交公糧，欠下公糧七百斤。審查到村長潘喜順時，翻上代表都說他沒有立場，今春土地改革中他聽上自然村幹部的話，把土地房屋都分給幹部和中農。富農王鎖成請他吃了白麵，他就給訂成中農。本泉村代表趙二來說：「潘喜順對我村地主吳成服家吃白麵，吳家當的村幹部，群衆要換幹部，他就說：『誰說幹部不好，誰就是漢奸。』」吳家多代表楊二揚說潘喜順私自給地主吳潤辭開了一張二百斤的條子，借地主糧了公糧，春耕時給地主吳潤小借了七斗麥。中隊長周存義過去當兵也不做，私吃公糧二百斤，代表們說他是「吃糧幹部」。對以上三人一致同意撤職，交到行政村貧僱農大會處理。村書記李滿生是地主，撤職後交本村群衆清算解決。劉指導員周貴明因離工作不久，決定暫留工作代理書記職。（師良驥、王存恕、忍平）

神府人畜總動員

完成第一期運糧任務

（神府訊）全縣人力、畜力總動員，積極支援前線。三區三鄉孟家岔群衆，每天雞叫時即往上爭牽牲口，有時天陰雨，婆姨們抱着背上娃娃，躲在用被子遮着的頂棚下趕着騾米。孟家溝群衆則在路夜點上燈騾米。運送軍糧中，四區劉家坡群衆，除以十五個牲畜專門負責長途運糧外，短程運輸是由人背，男人背斗半，女人背一斗。劉同生、侯俊生等的十一個年青婆姨，把小孩留給家裏的老太婆，和谷喜等五個十二、三歲的兒童，自帶兩天口糧，要求參加運輸。三區西豆峪的一個老太婆，也親自趕牛送糧。七區賀家村是實行男女變工，男人送糧抬担架，女人負責照顧。甚至有的在黑夜點上燈籠送軍糧。由於群衆熱心運送，現已完成第一期運輸任務，轉入第二期任務。最好的一區二鄉已完成第二期中的十分之八。同時在運糧中，改變了初期以鄉爲單位調劑畜力中的苦樂不均（有的區鄉一趟往返十天半月，但有的只需三、五天工夫）的現象，全縣實行統一排行調劑，牲口不息的輪送，人則分批的輪流跟牲口。這樣就既公道，又能迅速的把糧運到前綫。（洪發）

保德橋頭行政村

僱貧農審查僱貧農

舊幹部指定的僱貧農小組解散

（保德訊）二區橋頭行政村，在工作團未到達前，由村幹部選定了一些窮人，建立起「僱貧農小組」，二百多戶中只有三十來人參加，同時又未經僱貧農相互審查，故徒具形式。工作團到村後，發現這一問題，說服了有關分子，通過本村眞正之僱貧農，四出宣傳「告農民書」，聯絡全村僱貧農於十一月十四日開大會，參加的共八十六人。在進行僱貧農之間的互相審查中，大家討論依三個條件進行審查：一、受過剝削——僱工、負斗債、錢利、租月或伴種地；二、老根，自己窮，祖根是窮根；三、與地主沒有聯系。當審查到孫拴柱時，一部份人懷疑他成份是貧農，可以參加大會，陶僱農王拴孩就不同意，他說：「咱們僱貧農要可靠一些，過清水利！」指出孫的祖姆是外村大地主，拚命的替他們圓謊，大家說叫孫離開會場。貧農孫鳳因婆姨是區劉地主王板香的親生女，也被審查掉，中農雀丑兒、張調生，大家說他們是好農民，將來可以參加農會，也請他們退席，破產地主王千勝，曾冒充貧農來開會，自我介紹時說了好長時間，但沒說完就被大家叫止住，陶鐵亮孩、安家保及其他人都站落：「不要拐彎抹角了，說出來吧！」「參加農會你也沒資格，你問問你們的貧農，趕快往出走！」王某說：「咱們要審查得精。」亮孩說：「咱們要審查得緊，不管他是什麼人，沒條件就是不能參加，堅決不讓[illegible]。」經審查，八十六人中合格的六十七人，不合格的十九人，其中有中農、扒搶小販、很伍軍人等十一人讓他們參加農會，斷送出一個破產地主和兩個與地主有聯系的富農，修止三個成份不明，放在農會研究。經此次群衆相互審查後，原有的「僱貧農小組」解散。僱貧農在自我介紹時，都訴了很多苦水，大大提高了階級覺悟，大家都說：「窮人一說才是階級心，越說越相親」，「咱們這隊伍可是整齊了！」（白冷）

決定將張祝三交群衆重新處理

王士道還玩手腕威脅人民

本月五、六兩日在三交區召開運動大會終告結束之際，召集縣區主要負責幹部加以檢討，推翻了代理縣長王士道在九月六日「撤職查辦」的錯誤決定，但王士道仍堅持錯誤，說：「張打死四顆不是政治問題（？）與立場問題（？），而是生活問題（？）作風問題（？）」。當場同志紛紛發言，給予嚴正地批駁，一致認爲張祝三不能算幹部，對這樣的壞蛋，不能稍予姑息，應交人民群衆去處理。（編者按：同志們你們更加堅決起來，不僅要把你們的發言變成決議，而且要堅決監督縣委把這些決議一一早日實行，變成事實。）決定將張祝三交縣農會臨時委員會，由全縣成立區貧僱農代表會成立時，交給全縣貧僱農在追悼郭四顆大會上處理，並決定由政府預先寫信給郭家群衆，由「王縣長」親自到大會向全體貧僱農承認錯誤。（編者按：所謂王縣長，究竟是誰的縣長？像這樣的縣長，還能算新政權的縣長嗎？我們認爲這不是要他向貧僱農承認錯誤的問題。）郭四顆的棺材費，由政府負責，並且撫卹家屬，安置其遺族。（編者按：這件事情要立馬去做，不能任何藉口拖延時間，以慰犧牲烈士之靈，以安人民之公憤，並應將撫卹與安置的辦法向全縣人民詳細公佈。）王士道最後「檢討」自己，「從張祝三方面說的多（編者按：爲什麼？）而沒有從郭四顆方面去想，（編者按：又是爲什麼？）承認了這是個立場問題。」提出自己以政府代表資格宣佈對張祝三撤職查辦，而未放手交群衆處理，是完全錯誤的，而在地委財經會議追問到這一問題時，王士道只說是「感情關係」。（編者按：什麼感情？）「如果要負責的話，由我負責」等語。（編者按：王士道這一套是玩弄手腕，擺明明是站在壞份子、地主惡霸立場上威脅人民，然而人民是威脅不住的，王士道必須受審。）

貧農郭四顆被害冤仇未雪清

罪犯張祝三等尚未懲辦

（上接第一版）

王士道爲什麼這樣愛張祝三？

嬰嘉民意僞宣佈撤職查辦　扣在公安局還要叫當幹部招待

九月六日賀家坪群衆公審兇犯孟文華、張富岐時，將張祝三也帶去，名義上也算是交群衆處理，實際上是和群衆開玩笑。這個大會上，封建集團的人物，如陳保堂（張的狗腿的爪牙）、張文詩、孟文旺（的狗腿）——以上兩人均是參加殺害郭四顆的幫兇，逕消敗，甚至連續用「美人計」的劉金脂，爲了「脫出身子」（即推卸責任），都出來「訴苦」，而工作團卻給分就在報導，卻沒有對這段問題加以說明。關於處理張祝三的問題，工作團報導中說：「群衆提出張祝三要撤職查辦，扣押審查」，但據分肚的調查，這並不是群衆的意見，而是工作團借群衆的意見，而是工作團的工作團了這個工作團仍在，應馬上停止工作。（編者按：這就是群衆的價值？問問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了？）這一點也是由群衆嚴格的審查，另外，公安局群衆的憤恨集中到張祝三身上，要把他解交上大會，主席團關阻。這一個在工作團的率領把張祝三扣押到大會上，僅由王士道宣佈：對張祝三給以撤職查辦的處分。並由公安局長，王士道又與伯長青商量多方關說。王同縣後，合調公安局劉局長，不要將張犯以犯人對待，叫和劉局長及幹部們一塊吃飯，並送兩×（號碼不明）煙給張吸，親自找張談話，並寫信給工作團要求恢復張的自由。

貧農郭四顆傳略

貧農郭四顆是蔡家坪村中反封建的傑出人物，今年三十八歲，汾陽縣蔡家坪村人。家有三口人，土地二十餘畝。民國三十二年冬，閻偽暴搞期間，地主惡霸孟文驥勾通閻偽「特派員」崔兆，藉口未交納糧銀，將郭吊在廟中毒打，立逼着把十二畝坪地「賣」給孟某及其胞弟。隨後，被編入「常備兵」，十多天就逃跑出來，參加了抗日工作。民國三十四年參加洪道支隊當馬兵。去年七月退伍回家，在村中積極宣傳清算地主實行土地改革，被封建集團視為「眼中釘」。今年四月被孟文驥及孫預賓勾結蔡家坪工作團組長張毓三，利用封建爪牙，用亂棒打死。

郭四顆是封建勢力的死對頭，別人不敢反抗的事（封建壓迫），他偏偏要反抗，別人不敢惹的人物（封建集團），他偏偏敢惹。有些人說反抗封建勢力是「太歲頭上動土」，「雞蛋碰石頭」，因此，說他是「半吊子」，實際上他是什麼都不畏懼的敢說敢做的反封建的先鋒戰士。

民國二十七年，他因為要家歷年來把持村政，要光泉（五隻虎之一）一人就當了八年閭長，對村人任意壓榨，他感到不平說：「閭長就讓他一家當，咱們窮人就不能當嗎？」他出頭要撤換閭長，因而要家就將閭長交給他當，在暗中搗他的鬼，當了不多時，就又被人家奪去了。一次，「五虎」之一的要三泉，要霸佔他的一塊茅房地，他堅決不讓，和要三泉打起架來，茅房未被奪去。村人說：「只有郭四顆敢這樣做。」今春其他地方進行土地改革的消息不斷傳來，惡霸要富饒給以物資的調劑，企圖給其家兒住。四顆聽了，烈火勃發，就找到他家講道理：「你搞什麼叫我獻石？你給我講出這道理來，我不在，正好奸人偷漢子（針對要家的媳婦們），很靜靜，要私娃娃（要富饒親戚當時正懷着私娃娃）沒有人知道。我郭石暗不能獻。」要富饒面紅耳赤，半時說不出話來，只有個數腳。村裏人都感到痛快。他和地主封建作鬥爭，有堅定的階級立場，他經常說：「我窮下女子，絕對不給地主當媳婦，咱們是人窮，骨頭硬，他看不起咱，咱還不巴結他。」又說：「我是和窮人活哪，我四顆生來窮，要和富人鬥爭，有名有姓的英雄。」與地主老九等，是他的知好朋友，對地主富農及其爪牙們，不是打過架，便是吵過嘴。他說起話來很流利，有關有節，有人叫他「亂彈琴」、「一肚經」、「吼」。他所說的話，實際上都代表了窮人的思想。他接觸的是被壓迫者反抗與掙扎的經驗。他說：「提起當了生產兵，說不出的苦處，他們抓去當了常備兵，常備兵整天跑，斷了一條腿，有心回家中，一迫的我四顆常了兵，石窮地佔了公，全家不能在村存身，要姊姊跑出村，有心回家中，恐怕爹上頭困軍。」要增苗（蔣匪軍官，四顆妹夫）說：「要是太平年，...」他看開個眼光，在被逼了常備兵，先殺軍服務員。」他就說：「我當兵是給親爹孫帮下害了。」他說：「四顆在三年前入伍時，他說：「我當兵是給親爹孫帮下害了。」同時他估計到他們一組三人中，他與張丑孩是貧農，邢忠德（是富農），有錢有勢，他跑了，一定是張丑孩去報兵，結果軍警出來，他除邢忠德之外。他參加我洪道支隊，跟蔣孟文驥霸佔土地的詳情報告上級，請求幫他要回，說：「我和孟文驥地主過不去，說不定什麼時候死在他們手裡。」我還有兩三個娃娃呀！有人給我報仇嗎？」在今春翻身時，他說：「霍家坪號天『英丈夫』的人，不止勞秀（四顆妻）一個，恐怕不怕死，我死了，還有兩三個嗎！有人給我報仇嗎！」（估計到封建勢力要害死他。）結果他果然被封建集團所害！他的鄉親們得知消息，他死後，在今春翻身鬥爭中，貧雇農們一致憤激的說：「郭四顆死了，是我們失去了一個好兄弟，他是在與地主階級作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犧牲了，他的死是光榮的。他堅決英勇的不屈的鬥爭精神，是不可磨滅的，我們要向他學習，號召全邊區農民團結起來，與地主階級作鬥爭，只有徹底消滅封建，我們才能徹底翻身。」

郭四顆被害後，現留下二歲孩子及勞秀母子倆人，仍在苦難中掙扎。當記者會見他們時，她說四顆死後，不在沒多翻地，今年種了點秋田，又叫冷雨打了，糧食恰不夠吃，還有四顆的棺材沒一石八斗細糧，將來還要給人家。希望當地領導上，切實卹恤死者家屬才是。

（寫作人：劉海泉、楊佐風、王光）

東北我軍秋季攻勢戰績

殲敵六萬九千餘人

擴大解放區三萬八千餘平方公里

繳砲六二九門、機槍五千餘挺。

（新華社東北二十六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第十五號作戰公報，總結秋季攻勢之戰績稱：北線東北戰場我軍自九月十四日發動之秋季攻勢，至十一月五日停止，歷時五十日。在此時期，我軍共計殲敵六萬九千餘眾，擴大解放區面積三萬八千四百餘平方公里，收復城市十五座（被敵重佔者六座，按五日以後敵重佔法庫未計在內），解放人民二百六十餘萬。各路我軍之英雄戰績，均已歷見本軍所公佈之作戰公報。茲綜合我軍此次攻勢中之各項戰績如下：

（一）殲匪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九名，計：（A）斃傷匪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八名，其中正規軍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九名，地方軍五千一百三十九名，俘匪四萬九千九百十一名，其中正規軍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五名，地方軍一萬七千零五十六名。（B）殲正規軍整師被殲者，計新一軍五十師，五十三軍一一六師；整團被殲者，計新一軍五十師一五〇團，四十九軍一〇五師一五〇團，五十三軍一三九師一二〇團，五十二軍二十五師七十四團，九十三軍二十二師兩個團，九十二軍二十一師兩個團；整營被殲者，計四十九軍二十六師七十七團一個營，五十二軍第二師四團一個營，六十軍一八二師五五四團一個營及工兵營、輜重營，整騎二零七師三團直屬營及另一個營，東北行營直屬鐵甲列車三大隊一個隊。以上共計一個師、十一個團、八個營。雜地方軍整師被殲及大部被殲者，計暫五十七師全部，一七七師全部，暫五十二師大部，騎兵第二旅、第三旅大部；整團被殲及大部被殲者，計暫五十師第一團全部及第二團一部，暫五十一師師直及第二團，一七四師兩個團；整營被殲者，計一七三師一個營。以上共計兩個整師、四個師大部、五個團全部及一個團與一個營。（C）斃俘匪將校級軍官共計九十四名，其中計俘匪正規軍一二九師師長于泽霖等將校級軍官四十九名，俘匪地方軍第二總隊少將總指揮等將校級軍官八名，斃匪第一二一師副師長李有宗等將校級軍官二十七名，斃匪騎一旅少將旅長金贊中等將校級軍官十名。

（2）擴大解放區面積三萬八千四百餘平方公里，解放人民二百六十餘萬，收復城市十五座，計伊通、四平、法庫、梨樹（十月一日），昌圖、公主嶺（二日），開原、遼城（三日），彰武（七日），黑山（十日），阜新、九台（十七日），農安（十八日），德惠（二十日），朝陽（二十三日）。收復後被敵重佔者計：黑山、阜新、開原、梨樹、昌圖、彰武六城。

（3）繳獲各種武器，計：重砲九門，山砲三十九門，戰防砲七門，迫擊砲一門，步兵砲二門，射砲一門，擲彈筒砲三十四門，火箭砲四十四門，迫擊砲一百三十六門，六零砲三百五十六門，擲彈筒二百十三個，重機槍三百六十八挺，輕機槍一千七百零二挺，輕重機槍三千三百六十支，自動步槍八支，戰防槍二十二支，卡賓式十支，湯姆式五支，擲彈筒二支，駁殼槍三支，步馬槍三萬一千九百四十三支，短槍四百三十三支，火車頭十六個，汽車八十五輛，大車五百七十五輛，電台四十六部，無線電機二百六十一部，騾馬三千一百七十八匹，各種子彈二百四十五萬餘發，各種砲彈十一萬六千餘發，手榴彈一萬一千餘枚，擊毀小型軍艦一艘，擊落及擊傷飛機四架，繳獲其他物資無數。

在此次攻勢中，敵人部署完全混亂，完全處於被動，採依托重點防禦，取消極防禦策，而我軍則表現了英勇機動戰術的提高，以很少的傷亡代價，獲得大量殲滅敵人的輝煌戰果。我軍全體將士更應利用空隙，加緊整訓部隊，總結戰鬥經驗，提高戰鬥力，徹底消滅敵人。

漢口蔣匪當局

槍殺請願職工

（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據天津大公報漢口專電：漢市橋口武漢被服總廠本月初發生工潮，蔣匪警察竟槍殺工人三名。工潮起因為廠方未按規定發給「加工獎金」一分之一，僅發給總數四分之一，且該廠萬餘工人均不滿廠方平時百般虐待工人之措施，工人遂於六日上午推派代表百餘人，赴蔣賊武漢行轅請願抗議，未獲結果。下午，再度集隊出去行轅時，竟遭蔣匪警衛隊開槍射擊，當時工人二人受重傷，經醫院後即不治身死，受傷工人多名，另一職員亦因頭部中彈，受重傷而死。蔣匪之屠殺罪行，使工潮迅速轉變為反抗殺人犯統治之鬥爭。武漢蔣匪當局竟誣蔑漢口工人爭自由運動，已下令於橋口一律槍殺。又據該報青島訊：蔣匪海軍造船所全體工人八百餘名，近因無法維持生活，於本月四日向廠方提出四項要求：一、自十月份起追加工資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二、主食發代金麵粉四十八斤，按市價折算；三、星期例假照給工資；四、工人疾病醫藥費由廠方開支。但廠方竟藉口「無力支付」，拒絕工人方面之合理要求，工人遂於四日起舉行全體罷工，至本月中旬仍在堅持中。

膠東戰場我軍

澈底粉碎敵全面防禦

華東前綫發言人評膠高大戰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七日電）前綫指揮部發言人，頃就膠（縣）高（密）大戰發表談話：首先指出膠東戰場我軍已澈底粉碎了蔣匪的全面防禦體系，而迫使其轉入北海沿岸的一線防禦及某些孤立據點的困守，這是目前整個膠東戰場的新形勢。

發言人稱：膠高線大戰開始於本月六日，解放軍於一週中，在高密膠關打破了急於西逃的蔣匪整九師等五個半旅，然後全綫向東追擊，打得該蔣匪高地區之蔣匪，魂落魄，不敢停留，連其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膠縣也不敢堅守，困難高密殘匪則已陷入重圍。

發言人指出這個剛剛粉碎的急變，是完全出乎蔣賊意料之外的。當八月份蔣匪侵入膠東時，原擬以掖縣、平度、高密三點，由北而南，結成一條鞏固的「阻隔陣地」，切斷膠東半島和山東解放區的連繫，以便在膠東這塊大好河山拱手出賣給他的主子美帝國主義，但是：兩月來膠東戰局的發展，却完全與蔣賊的美夢背道而馳。十月膠河大捷，結束了蔣匪最後一點掙扎性攻勢，迫使其轉入全面防禦。在此期間，我軍不但收復了掖縣、平度，包圍了高密，完全粉碎了蔣匪的所謂「阻隔陣地」，而且收復了南抵青島、即墨以北，北至萊陽、黃縣、烟台、蓬萊以南的全部膠東內地，在二百餘里的膠濟路上，與鐵路以南解放區打成一片，中間只有一個萊陽空城，孤懸在膠東內地，插插被擊。整九師等部，東蔣匪已被我分割的七零八碎。此次被擊殘之整九師之四七七團，困守高密一點，整五十四師之兩個旅及師部，被我圍困於海陽一隅已逾半月，三面臨山，一面瀕海，多次突圍，均被我打退，動彈不得，該師一個團則困守萊陽孤城。而整八師之主力，則被拖到烟台至龍口一線的沿海狹長地帶，面臨汪洋大海，背受解放軍的打擊。一個月前，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就預料膠東蔣匪必將走上和陝北蔣匪一樣的悲慘命運，一個月來事實的發展，正給這個遠見的預言，提供了生動的佐證。發言人最後稱：三個月來，蔣匪集中六個整編師，在這個狹窄的膠東半島上，小心翼翼，東奔西跑，尚且落得這樣支離破碎，今後解放軍必將更大規模的乾脆澈底的殲滅膠東蔣匪，不許敵人逃跑，拔除整個膠東以至全山東的蔣軍防禦據點，連濟南、青島、烟台都不能例外。

平津保三角地區軍民

反「掃蕩」中殲敵五百

（新華社晉察冀電）平津保三角地區軍民反「掃蕩」作戰，兩旬來，已殲匪偽軍五百餘人。十一月二十八日，蔣匪十六軍以兩個師之眾，向永清至霸縣公路以東地區蹂躪，遭當地軍民嚴重打擊，殲執官兵一部。本月六日，我軍一部攻克固安縣之張家務。九日，另部於勝芳四十餘里地區，伏擊由勝芳出犯之蔣匪，殲其二十餘人。十日，並攻克勝芳東北二十里之張家舖、大汪莊、楊柳港三據點。活躍於北寧路平津段兩側我軍，於十二日一舉攻克安次城郊大王莊據點，殲守敵四百五十餘人，繳機槍十二挺、步槍二百餘支。另部於十三日攻克北寧路南十餘里之據點重要據點，俘偽匪人槍各三十餘。同時，並將北倉至廊房間鐵路炸毀三段，北寧路一時中斷。上月二十九日至本月二日，我又於保定以西之南陘等地，連續打退出犯蔣匪。

新樂民兵配合主力

全殲石莊逃散蔣匪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七日電）新樂民兵配合主力，全殲石莊逃散之蔣匪百餘人。十二日晨，蔣匪三十二師九十六團官兵一百五十餘人，從石莊逃出，企圖北竄保定，當竄至樂三區之窯家村一帶時，當被該地民兵包圍，旋即協同解放軍，將敵全部殲滅，活捉蔣匪營長以下一百二十餘，斃傷敵三十餘人，繳小砲一門、輕機槍三挺、長短槍三十餘支。

關於胡正同志的檢討及其他

蕭風

本文對胡正同志等的檢討，提出一些意見，這對深入發掘問題，開展嚴格的自我批評是有益處的。故特刊登出來。另外本文又提供出一個材料，值得讀者研討。十一月四日，本報副刊登了一風同志的一篇小說「老路」，從本文看來，這個被批駁的「老路」是個貧僱農出身，家庭分了土地，他在生活中一貫堅持立場的精神也很好」（四日副文語），並且是「幾年以來，埋頭苦幹……」（四日副文語）的革命戰士。可是這樣作品拿出來發表，到被批駁，說指說他這篇文章是犯了「客里空」的毛病，因爲「現在老路工作有變化，這個條件拿出來與現在的情況不符合。」作者把這一「與現在的情況不符合」歸咎於副刊登的晚了。對此，我們提出以下的意見：老路工作的變化，不知是變得更好了，還是變得壞了？作者來信說清楚。如果是變得更好了，與作該文章恰也可以頑強着，那是寫的今年春天的事情。這樣，我們想不會犯什麼「客里空」；如果是「變」壞了，了文章。能這一個出身很好，又能堅持立場的同志，幾年來又是埋頭苦幹的人，當他家又在土改中翻了身，十月前還是那樣好，爲什麼十月後反而「變」得不好了呢？我們希望一風同志去調查一下，這個問題很好的研究一下。假使這篇文章就是在春天發表了，我們想也還值得追究一下，這種小錯誤推之於因爲發表的晚了是不當的。從這件事，又一次的警告我們，對在黨報上表揚或批評一個人，必須採取慎重的態度，爲了更深刻的教育我們的所有作者編者，希望一風同志負責把這件事情弄清楚，告訴大家，看問題究竟在那裏？

其次還有所謂副刊的時間性問題。副刊上有些文章，特別是小說之類的東西，時間性是不大的，事實上，在副刊篇幅的限制下，作者寄來的文章（不宜在新聞版用的），有些是不能不壓而且會壓得時間較長些。副刊編輯嚴重錯誤，如對「張紅奴自殺」的通訊，乃是在於編者他看都沒有看完，就壓了下來，而且把一篇帶有大指導性的通訊壓了百多天之久。而該文是不宜列到副刊的。至於編者（新聞版和副刊編者一樣）負責的、有計劃的決定每一篇文章的早登遲登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這個問題如果不研究清楚，會模糊了原則性的問題，忽略了更深入的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對積極糾正錯誤，改進工作，會受到影響的。是否如此，我們特提出來，以供研究。

本報編輯部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月二十日晉綏日報登載之「貧農張紅奴服毒的通訊」以及與本文有關的幾篇文章，還有二十一日胡正同志的檢討，我都詳盡甚至反復的閱讀了。我之所以對這些文章深入的讀研，主要是想從這些文章的本身，檢查一下自己立場、思想、觀點上的毛病。檢查的結果，有的問題上我和胡正同志有共同點，有的問題上也發現了像胡正同志自己所說「檢討的極不深刻」處。現在僅從文章中提出幾點問題，不見得正確，希研究並指正。

胡正同志的檢討開頭就說：「關於寫貧雇農自殺的稿件，由於自己不負責任拖延很久，且在處理中沒有貧僱農立場！」我認爲胡正同志本身就沒有貧僱農立場，而是在處理貧雇農張紅奴自殺求救的稿件上具體的表現出來。在十一前土地改革實際大翻身的運動中，貧雇農紅奴的自殺，這確是一件令人大吃一驚的事情。而這一文章發表出來，很多同志都是一口氣讀完，因爲我們的黨報自土地改革以後，像這樣的通訊確是沒好的文章，而胡正同志對這篇文章則說的「不到一半就覺得不好用（？）」竟把它束之高閣而忘記了！據他說沒有看下去的原因是：「看了開頭一段，覺得空洞……」那麼這一段是空洞的嗎？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編者按：本文開始沒有一段，是一段比較空泛的議論，列出時刪去了。）

「……那天弱的地主老財，設機挑撥農民間團結的陰謀，企圖結到他們和幹部間的團結的目的。……就指天駕地的唱道：『打下江山宋王爺坐，拐兵折將是楊家的人！』此外，在會有個句恐嚇軍農和表露反革命者心情的話：『一些時候我有心與他們大戰，怎奈我兵不多將才幾個。』……」這僅僅的一小段，對揭露地主階級挑撥農民間團結的陰謀是多麼有力，把他們多麼陰險的嘴臉揭露的淋漓盡致！地主反動階級的罪惡面孔是多麼可恨呀！而胡正同志卻以爲一「空洞」，不合乎他個人的口味，正如編輯部的文章所說：「只要有一點貧僱農立場，甚至一個同情貧雇農的人，對它便不能不引起重視」。

在反「客里空」之中，發現錯誤而仍堅持錯誤，這確是很嚴重的問題。陳毅同志說過胡正同志的又包庇欺騙於後，而揭有常犯了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向黨同志隱瞞，以爲說什麼「爲慮有黨報的威信」云云。我覺得我們黨報的威信，是在於真實性而揭露欺騙撒謊的「客里空」，爲人民說話撐腰，事實證明也是這樣。關於這一點，胡正同志既然是了解的，那麼爲什麼不敢大膽向作者和同志承認錯誤，不揭露是否在以保持黨報的威信？事實證明了，保持那樣的同志對報紙的寫稿問題不僅的批評，雖然能夠暫時住黨報的威信，但這正是胡正同志的檢討上了一頂「雖是立場問題」的大帽子，但是還檢討中大帽子一頂，不僅是檢討如中，實際入的檢察，仍然是細節的事。

另一個錯誤問題，則是胡正同志認爲「副刊稿件時間性不重要」。這一個錯誤認識，在我本身則更爲嚴重。本月四日副刊登載了我寫的「老路」一稿，暴露了我和副刊同志錯誤的共同點。這篇稿件的材料是春耕二月間，我在縣政府協助工作時蒐集的，當時寫起動身要發生中一些反映：因和老路本人作過兩次較長時間的談話，那時老路是很高興的，工作也很好，特別是所謂很愉快。於是我在工作中就抽空寫成材料，完後上了個標題是：「老路的愉快」。在後來我拿這稿沒有研究就把來當加添時的大生產，勞動上就是防止偷懶的，因此，另外以修改生產，就把材料搞起來，以爲副刊材料，時間性不大。到五、六月間我又翻出這材料，稿題改爲「老路」，內容上略刪了一下，整理好就投出去了。我的估計這稿東西可能採用，但十天二十天也未登出，我對採用的希望也就逐漸消失了。突然於十一月四日又登出來，我沒有了之後就想檢討我的錯誤態度，以爲副刊稿件放到甚時也能用。

「老路」這篇東西登出不久，我因事又去該處，一到那裏，就碰見該村幹部，他開口就批評我對這個報導錯了「客里空」。我當時感到驚奇，因爲我對這個材料的搜集自以爲是很踏實的，就檢查了「這稿，現在老路工作有變化，不符合事實」出來與現在的情況不符合。我一部由拖延、遺漏、列出報的時效十個月了。這才曾以了我一「副刊時間性不重要」是錯誤，我就當時準備好稿件的錯誤由一段我從實際場去了後二段，除對於副刊同志們的對此錯誤所造成。

十一月二十五日

要求黨給我處分

——關於錯誤報導李迎洪問題、我應負責——

張哲生

報載李迎洪問題報導錯誤的檢討時，我正在開會，會後即病倒了，故將這個檢討就誤至今才寫上。

檢討對李迎洪的錯誤問題，我自己已感到萬分慚愧，對人民不起，除應受到人民的嚴厲批評與教育外，並要求給我以處分。

記者李迎洪同志，對於揭李迎洪問題，在六月二十六日的報上已作了檢討，我想這個錯誤的根源是由於我的錯誤而造成，但此責任也應由我來負。因爲我那時在思想上存在有一種劉嶺的某些害而又東西的個人名譽的想法，因此在去年十月在勞動模範李迎洪村「一樂」發表出來（如武工隊是他自己領導的）。因此在去年十月在勞動模範選舉中同志說詞武工隊活動時，在某些李迎洪的通訊「英雄」一文，故意地一路，且是依據點），與各同志，使他們搜集，而對李迎出身要求強調提出（按：第一次在縣的時候不要提出），在我這種卑劣思想下，使我們的黨報在群衆中遭受損失，這是多麼失掉立場的事情啊！

十一月十七日

老木匠伸冤

吳國均

這是老木匠任存寶在臨縣大牛莊門爭地主大會上的訴苦。

「賬旁的『白』字

地主常庚印是本村「瘋閻元」的家，民國十六年我討上保同「瘋錕元」借了一百吊銅錢，過月去付了利錢，他庚印說我說：「如今選銅錢一吊，也是打個賬，把你借的那錢折合成票洋吧，以後咱倆哥出走，市面上化甚麼，你給我拿甚麼。」「我究時覺得這也像話，就答應了。一百吊銅錢折成一百五十塊票洋。民國十七年付了他二十七塊利錢，十八年又付了一年的利錢，十九年他買了我兩丈洋布五十塊，三個圓匾三十塊錢，四個火爐架子十六塊，總共是九十六塊。臘月我去結賬，滿除了利錢他就給我收拾，多少本了，庚印把這年帳本拿出來說：「我買了你的這些傢私你收的是白洋，你帳上還我是白洋，不能頂賬上的錢！」我就說：「咱那年折得是票洋，怎就成了白洋來了？」人家把賬一往開數說：「你眼不睛！這旁邊批的不是白字！」我氣得不行，就和他吵：「你那是白洋，我還也是白洋，咱這是『一鍋燴一鍋』」「那庚印把賬一合兜墜，兒氣的說：『打不過摔下。』」兩傾間就定啦。

二十一年我想了他的錢，他究說：「一百九十塊，加上二年的利錢，除過你的錢九十七塊，淨欠四十八塊，六十三塊，淨欠還九十四塊。」我說：「以前你買了我的貨，只短我九十六塊，還面不起你這九十四塊了」，那庚印瞪的眼紅脖子粗說：「我說的你那是票洋……」「時候是人家氣的不行，但那時候是人家地主老財的天下，咱窮苦人給我說下是八十塊，停利本，二年打滿，幾次把咱逼了個苦也沒，當下沒穿沒吃，後來沒法子，把媳婦賣了。唉！說起這來，就是「滿淹了心！」幾個「瘋錢」庚印知道了，和媳婦的娘家打起來了，給咱捨在她一萬說：「你既上，我去取錢，人家拿出四十塊，加上二年利錢還八十塊來說：「停利這本……」「我說：「我算了、你才說的，」就吃了，踢出家來，放與我在那裏，但他你就讓給他九十六塊，半年也不能還，今兒天上出來太陽了，十五年的冤枉氣在肚裏滿了，今天非算清楚不行。

文化短訊

十月十九日，上海文化界在沉默中渡過魯迅先生逝世十一週年忌辰，在蔣介石黑暗統治下，他們已經無法舉行像去年一樣大規模人同樣歡欣鼓舞的紀念大會了。這一天，文藝界就在作家們用了作紀念魯迅先生，紀念文藝節時出了紀念專刊，有的也誠懇的精神紀念，不少的青年和文化界人士仍然冒着危險，據說帶了鮮花，到虹橋萬國公墓致示哀思，墓上與人許多平擺得寧靜，前往憑弔。魯迅先生墓前雖被破壞了，加上了石欄杆，前除了墓碑被抹，但魯迅先生的精神依然號召着戰鬥。

十五年前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上海蘇僑俱樂部曾在上海一路口建有詩人之銅像，以誌永恆紀念。今年適爲普氏逝世一百十週年，此銅像早已被國民黨當局拆除。莫斯科新聞社曾以普希金像之手稿，並經蘇聯藝術家雕塑，可供發行紀念典禮。又一普希金文集已譯本在印刷中，全書四十餘萬字，本月即可出版。

追悼陝甘寧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一……